

## 第五章 結論

### 第一節 本文的研究成果與檢討

#### 一、 研究成果

本文首先從初期漢譯佛典分析「方便」一詞，從初期漢譯佛典的檢證確立「方便」已是東漢時期的用語，非魏晉時代才出現的口語詞。但「方便」一詞不同於當代的用法以「簡單、便利、易行」的概念為主。後漢譯家安世高、支婁迦讖、支曜、康孟詳使用「方便」一詞，主要側重在「方」字義上，當「方法、手段」使用。除了「方法」的意思，「方便」一詞在初期漢譯佛教文獻，因為文本語境而等於佛教「精進」法目之意，可解為更勇猛的精進修持精神。

後代佛教文獻中，「方便」一詞也經常等於善權、善巧、權宜、權巧、方便善巧、巧方便、方便善巧波羅蜜等等用法。但是早期的譯家與譯本說法略有不同，例如支婁迦讖所用的「方便」一詞和後代的鳩摩羅什、玄奘等人把「方便善巧」簡略成「方便」一詞的說法就不相同，支讖使用音譯詞漚和拘舍、漚和拘舍羅來表現其不同於一般儒家經典強調的「權宜、經權」概念。從語詞的解析上，本文也認為初期漢譯佛典「方便」的用法也不具備佛教專業修行的法目特質，可名之為「方便法門」之列。

本文的第二項重點在回歸佛教文本脈絡去詮解佛教「修行方便」的涵義。《阿含經》所提到的修行「方便」主要還是指涉解脫道的種種修行方法。雖然漢譯《雜阿含經》也已提到「善巧方便」、「巧方便」等詞語，但還是非專業的法目或「方便法門」之思想。《阿含經》的「方便善巧」修行觀得跳脫文詞來看，其修行理趣可以從《筏喻經》和《世間世間法經》略為窺之，而且主要由佛陀展現出「善巧方便」的度眾方便。巴利本的《筏喻經》有「善巧」一詞，但漢譯本裡並沒有「方便善巧」的相關用語，其描述的「捨筏」之說仍與大乘強調的般若空觀、無所得、不執取的精神一致。《世間世間法經》所記載的是佛陀面對世間爭論時表現的善巧度眾方法，並強調修持的一貫原則是無爭、不異於世間、正觀世間、無

常苦變異之實相而證得解脫果位，進而救度世間。整體而言，《阿含經》的重點是解脫道的修行，「方便善巧」不是重要的法目教義，只有佛陀展現出各種無量的「方便」以教化度眾。

大乘經典本來無「方便經典」一類，但鑑於眾多的經名標出「方便」之詞，本文試圖重探「方便經典」是否指涉同樣的「方便修行」概念，並且勾勒出大乘的「方便行法」的特色。大體上，這些經典所提出的大乘「方便善巧」修行可以略分為兩類，第一是學界經常探討的「方便善巧」，可以使用各種殺、盜、淫、妄為權宜之計來度化眾生。第二類較少被學界所提及，即在《慧上菩薩問大善權經》、《佛說大方廣善巧方便經》中明確提出的菩薩所行的「方便行法」，包括布施、供花供燈、施捨食物和禮讚供養諸佛等等近似一般宗教和世俗的行為，但是其不共的義理是同一法界法身觀、「發願利益一切眾」和善巧「迴向一切智智」，使單一、微少的功德善行獲得無量的功德，成為另一種「方便善巧」的菩薩行。

學界普遍認為「方便善巧」乃是大乘佛教發展出的新興產物，有利於整合佛教的教團，更能面對新的不同時空，以權宜性的教義詮釋利於行者修行，或使得佛法更能廣傳流佈之新策略。或者，認為大乘佛法為了符合大乘佛教菩薩的典範形像，應運而生廣泛利益有情的「新道德」原則。本文藉由經典脈絡和修行教義解析，認為「方便善巧」確實與度眾的方便有關，但是這些其實踐操作的根本精神立基於了知「諸法本空」、「緣起如幻」和「悲心利他」的義理底蘊，是故，大乘菩薩實踐「方便善巧」應該通達「般若空觀」並實證之，以獲得最終的修行目標——一切智智和證得無上佛果。

## 二、 研究檢討

本文在第四章嘗試陳述大乘經典的「方便修行」的特色和理路，對於提到的諸多「大乘經典」未能進一步詳細分析其版本和義理，也未對於大乘最注重的《大般若經》之「方便」作更詳盡的細論始為前提，就直接解析大乘的「方便善巧」觀念，著實缺乏了佛教一向對般若智慧了解的根基，也略掉了般若與方便之間的重要的義理體現，這些都有待加強補充。

再者，本文介紹《法華經》和《維摩詰經》的「大乘方便」觀點時，也不夠

詳盡分說其兩經的方便義理特色，僅初步點出「方便經典」如《佛說大方廣善巧方便品》所說的「方便善巧」行近似於《華嚴經·淨行品》，或者《勝鬘經》有近似於《法華經》化三乘爲一乘的「方便說」，關於「方便善巧的行爲」、「方便善巧的施設」、佛教獨特的「方便說」等等論點只有初步描述，未進一步與相近經文比較對照、剖析義理殊異，對於完整佛教修行的論述不夠完善，尙盼方家另撰專文予以開解補正。

## 第二節 後續可開展的議題

鑒於「方便」一詞在佛教的重要性和牽涉教理的繁複，本文期待更多佛教內部的研究以完善其修行的義理特徵，或是以「比較哲學」、「比較宗教」等外部研究進路來分析佛教「善巧方便」的修行特色與建構佛教完整的「方便善巧」之思想體系。特別是「大乘佛教倫理學」，「方便善巧」是關鍵的重要教義，其可指導和反映當代的諸多倫理問題—安樂死等，這些議題皆可進一步討論之。

佛教內部研究可以探討的還有：每一部佛教經典所使用的概念不盡相同，可以進一步檢析不同佛教文本的「方便」義蘊。其次，大乘佛教中，還包括「禪宗」與「密宗」，甚至諸多不同的宗派如天台宗等，也都使用了大量的「方便」術語，例如中國禪宗祖師也有「方便禪經」，禪宗也用「方便法門」一詞，關於這些都可以進一步研究與探討。多羅那他指出，密乘的特色是就是「方便多」，對於密教的「方便」應該再與以辨別與釐清。天台宗所主張「二十五方便」說，這些「方便」其字義和本文「方便善巧」的修行義理也可進一步比較。學界鮮少探討菩薩第七地方便波羅蜜多的修持特色，冀望有更多專門論述的文章。

以下尙有幾點具體的問題，有待後續學術議題澄清與研究：

### 一、「方便法門」的行爲是否可以被檢證？

本文只描述出經典說明的佛教行「方便善巧」之動機與實踐行爲，至於實際生活世界中的宗教經驗、宗教事件如何進一步獲得具體的確認，使其不會淪爲宗教騙子的口號，假「方便善巧」之名而行騙人之實，本文未進一步說明。對於個

人應當如何辨別出是佛教的「方便善巧」、「方便神通變化」境界，是真的實證、體證出佛家的般若空觀而非個人的欲望作祟？尤其是行方便善巧當具足純粹的動機：大悲、智慧、發菩提心等等，這些都難以明白分說。「宗教經驗與行爲」猶如倫理學的懸置問題：行爲的動機、善行的效益檢證標準都有待進一步論述。

## 二、「方便法門」與戒律是否有衝突？

佛教菩薩行「方便善巧」時可以打破戒律，到底其行爲底線爲何？大乘「方便善巧」若打破戒律軌範，是否也會破壞僧團體制、難以維繫一貫的傳統？尚且佛教的戒律依不同身份有不同之居士戒、比丘戒、比丘尼戒，大乘方便善巧的菩薩行爲與身分的限制有關嗎？「行方便善巧」又如何與遵守身分限制不破壞戒律體制，以佛教戒律的觀點可以進一步說明「行方便法」的犯戒與開戒問題。

## 三、宗教學的相關議題

### 1. 從比較宗教的進路再分析：

以宗教人或宗教活動而言，一樣是朝聖、禮拜、供養、祭祀、贊頌、獻花、燒香、點燈，甚至佛教方便善巧還可以藉諸其他宗教行儀和說法，例如佛教也採用印度教之火供，佛教又如何去維繫自身的理念和維持區隔的界線？再者，又如何區別貌似相同行爲之宗教精神？若以比較宗教類型學的研究進路是否可進一步澄清宗教實踐上相似行爲的差異。

### 2. 從伊利亞德的「聖化」觀探討：

伊利亞德認爲宗教應當有「神聖性」、要聖化，大乘佛教卻發展出入世的修行方式，以「方便善巧」積極入世利他而成就佛果，「行方便善巧」如何聖化？會有「神聖與世俗」的衝突嗎？也許從聖化的視角進一步再說明「行方便法門」的聖化理路。

## 四、比較哲學議題：佛教的「方便善巧」和中國的「經權思想」比較

大乘佛教的「方便善巧」的理念表徵著高度的權宜智慧，在中國思想中「經權思想」、「通權達變」思想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可以進一步探討兩者的共通性與差異論點，並整合為中國思想史中的通權達變思想。中國哲學研究，仍然只重視孔孟以降的儒家觀點，若輔以佛教的方便善巧思想詮說，將更清楚後期「經權思想」的學說與改變。本文初步提出支婁迦讖使用漚和拘舍羅一詞替代「善權」的用法，這一點似乎可以詮釋為佛教譯經家對中國經權思想的意識，若進一步以此此主題發揮，也可進一步做中國思想史上儒佛之間比較或會通議題。

## 2. 從「修養論」、「工夫論」來分析：

大乘的「方便善巧」主要的展現是運用高度的善巧方便以自立利他，某一而言，也算是成佛的修養或功夫，中國歷來也發展許多的心性理論、宋明理學的心學功夫，若以修養技術來比較，大乘的「方便善巧」修修理路也能從比較差異中獲得更深的理解與定位。

關於大乘佛教有意回到世俗的生活世界，和一般人一樣可以歌舞、食肉、喝酒，脫去僧袍袈裟之下的皮肉之軀，聖者與凡夫沒有不同，一樣需要的種種生活條件和活動：飲食、衣服、臥俱、湯藥，而大乘佛教的「方便善巧」如何能呈現與世俗生活不同的價值呢？

本文最後想引一大段漢斯·昆（Hans Küng）在〈什麼是真正的宗教〉一文中反省的一段話代為結語，因為「方便善巧」、「方便法門」和「宗教」、「慈悲」一樣，曾受到許多不平之冤，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而這結語又引人進一步省思「佛教倫理」與當代「普世宗教」或全球倫理議題之間的問題。

為了宗教的目的，全部手段是否都可以允許使用？因而，是否一切都可以為宗教服務呢？甚至包括濫用政治經濟力量、性活動或侵略？宗教是否可以動用看來是非人性的事物，顯然傷害、損傷、破壞甚至消滅人本身的事物呢？在每種宗教中都有充分的例子（並非全部都歸於時代的錯誤）：用人獻祭，因為是供奉上帝就可以接受嗎？為了信仰的原因，兒童就可以被殺、寡婦就可以遭受火刑、異教徒就可以折磨致死嗎？因為賣淫在寺廟中發生，就能變成一種崇拜的行為嗎？如果祈禱和通姦、禁慾和亂交、齋戒和吸毒，即使是取得「神秘感受」的手段和

方法，也可以得到辯護嗎？欺瞞、奇蹟騙術、形形色色的謊言和狡詐行為，因為是為了據稱的「神聖」目標就應該得到允許嗎？試圖挾制神性的魔術和求助於神性的宗教可以同日而語嗎？帝國主義、種族主義、或者男性沙文主義如果以宗教為依據，也應該肯定嗎？圭亞那的集體自殺因為有宗教的動機，就連反對意見也不能提出嗎？我就不信！<sup>557</sup>

---

<sup>557</sup> 參考漢斯·昆，〈什麼是真正的宗教〉，收錄於《二十世紀西方宗教文選》劉小楓主編，楊德友、董友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出版，1996，頁 16-17。

